

一次难忘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

□ 彭志珊

今年是李先念同志逝世20周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40年前的一次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我作为一个小参谋，竟然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先念同志面对面“争钱”，而他却总是笑着认真听我讲话，那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不把全国人防的情况讲清楚，会议也难作决定呀！”

197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与会人员参观了株洲、大连、长春、张家口、北京等五个先进城市的人防工程，讨论了人防战备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会议形成的几个重要文件在送中央审批。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送审的文件未获批准，这项由军委主抓的战备工作突然间由热变冷了。后来，某国家机关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散发的材料说人防工程搞“大洋全”，致使全国人防战备工作几乎陷入停顿。

“九一三”事件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撤销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全国人防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调整了全国人防领导小组成员，叶剑英、李先念、张才千为副组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72年5月4日，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讨论人民防空战备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当时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全国人防领导小组主要领导、国家机关和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余秋里、王丙乾、田维新、张贤约、王扶之等。这次会议是我国人民防空战备工作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我有幸参加了准备工作和整个会议。

会议首先由全国人防办公室负责人王文显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材料进行汇报。当王文显讲到“人民防空工程是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指示进行建设的”时，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春桥突然打断王文显的汇报，气势汹汹地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力

更生，说有自力更生，那是自己骗自己，骗人的鬼话……”张春桥滔滔不绝地讲着，王文显的汇报无法再进行下去。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惊讶地看着张春桥。大约在停顿了几分钟后，李先念同志微笑着对叶剑英同志说：“叶帅呀，关于毛主席自力更生的理论问题，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这里争论了？还是请全国人防办的同志继续讲吧。不把全国人防的情况讲清楚，会议也难作决定呀！”叶剑英同志点头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我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请王文显同志继续介绍情况吧。”会议恢复了原有的气氛。

“行行有难题，行行有学问，事事有矛盾，事事有辩证法。”

在这次会议上，王文显还对某国家机关批评人民防空搞“大洋全”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当他讲到人防工程内装设壁灯是抗震需要、讲到某火车站利用门前水塘修平战两用工事是大好事时，该机关的一位同志向王文显提出了许多“为什么”，并说他们发的那份材料是经过调查的，

一般地面建筑都不许搞的人防工程却搞了，不是“大洋全”又是什么？大概因为我是搞工程出身的，王文显要我向与会领导说明。

我首先说了壁灯问题：“我参加过我国的核武器效应实验，在地下工程内安装的吊灯都震掉了，壁灯基本完好无损。由此可想到，如果人员躲藏在吊灯下或经过吊灯下时，都有被砸伤的危险，很有可能未被敌弹直接炸伤，而被自己安装的吊灯砸伤。我曾长期在军委工程兵司令部管国防工程，根据国外的经验，我军所做的防御工事是绝对禁止安装吊灯的，都是以壁灯代替吊灯。所以，人防工程安装壁灯绝对不是搞‘大洋全’，而是战时安全的需要……”我的话还未说完，李副总理笑着说：“行行有难题，行行有学问，事事有矛盾，事事有辩证法。壁灯问题，在地面建设中是高标准，在地下人防工程中就是正常需要了。小彭参谋说得有理。对一切事物，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学习自己不懂的东西。”

接着，我又把某城市火车站为什么利用门前小水塘修平战两用工事等问题进行了解释。李副总理都点头认可。

“那就翻一番吧。按小彭参谋讲的，给四个亿！”

自196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全国人民防空战备工作由总参谋部主管以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所有单建式人防工程的人、财、物都是由建设单位自行解决的。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后，国务院决定人防工

程建设所需经费和水泥、钢材、木材（简称“三材”）都要纳入国家计划，不许搞计划外开支。王文显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原则。这时，国务院主管部门的同志提出，从全国经济情况看，只能给全国人防系统两个亿的经费和部分“三材”，由全国人防办进行分配，随全国的年度计划本一并下发。

李先念同志笑着对叶剑英同志说：“这就是我们准备给全国人防系统的计划盘子，请与会同同志审议。”我想，全国有200多个人防重点城镇，其中约有1.5亿人口，平均每个人只1元3角多钱，于是冒失地对与会者说：“这也太少了，平均每个人1元3角多钱，莫说买‘三材’，就是买草纸都不够用。”我的话一出口，自知用词不当，想纠正但却想不出合适的语言。正在尴尬和难为情之时，先念同志笑着说：“小彭参谋，两个亿是少了一点。北京这么大的市，又是首都，许多方面都要建设，国家也只给30来个亿，我们国家穷呀，还很穷呀！如果两个亿不够，你说要多少才够呢？”我说：“最少也得翻一番。”先念同志听后停了一会儿笑着说：“那就翻一番吧。按小彭参谋讲的，给四个亿！”

这时，有位同志还想说话，看神态，可能是觉得人防经费给多了。李先念同志说：“人防战备，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周总理、叶副主席直接管的大事，四个亿就定下来了，不再讨论了。”接着我又对先念同志说：

“毛主席历来提倡两个积极性。李副总理确定的这四个亿是中央给的，是中央的积极性，希望地

方也发挥积极性。能否把四个亿说成是中央补助的？”先念同志听后立即征求在座的国家计委和财政部领导的意见，然后说：

“那就同意小彭参谋的意见，这四个亿是中央补助的，各地还要根据各自的经济状况，予以积极支持。”叶剑英同志说：“我完全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这样好，符合毛主席思想。”

“我很喜欢彭老总的直爽，当然也喜欢你敢说话的精神。”

会议大概开到晚上11点半时，叶剑英同志对与会者说：

“现在已是11点半了，会议一下子还完不了，三座门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已为各位准备好了夜餐，会议暂停，吃饱了再开会。”三座门的服务人员把夜宵送到每位与会者面前。李先念同志边吃边笑着对叶剑英同志说：

“叶帅呀，军委的夜餐比国务院的搞得不好，以后国务院晚上开会就到三座门来。”叶剑英同志笑着说：“我们欢迎国务院到三座门来开会，先念副总理掏钱，以军委的名义来招待。反正我们军队的一切花销，都是你李财神给的。”叶剑英同志话音一落，与会者都笑了。

正在大家一边笑着一边吃时，先念同志突然侧着身子对我说：“小彭参谋，你过来和我坐在一起吃吧，我还有事想问问你呀。”先念同志这么一说，使我这个从不怯场的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是去还是不去呢？正在犹豫时，先念同志又说：“来吧，快来吧。说话那样大胆，为什么叫你和我一起坐一坐就不敢来了，我只吃饭，又不吃人呀！”

我只好端着饭盘走过去。当我挨着先念同志坐下后，他便一边吃着，一边问我：“小彭参谋，听你口音，与彭老总很相似。看你的脾气也很像彭老总，你和彭老总是什么关系呀？”我笑着说：

“根据家谱记载，我和彭老总是一个家族，但早已出五服了。”先念同志又问：“彭老总在位时，你和你们家与他有过联系吗？”我说：“从来没有过，我当兵时，他已是副总司令、国防部长了。”他接着又和我聊了一些家乡的风土人情。我这个人吃起饭来都是狼吞虎咽的，吃得很快，先念同志还有大半盘饭时，我的饭盘已见底了。先念同志看见后，立即把筷子调过头从他的饭盘里夹了些菜和两个小包子给我，说：“小彭参谋，你年轻，

饭量大，不够可以向服务员再要。”我笑着说：“我够了，吃饱了！”大家就餐完毕后，叶剑英同志宣布复会。王文显继续汇报工作，与会领导讨论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会议的最后，叶剑英同志对人防战备的重要性，人防战备与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论述。与会者听完后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开得及时，是人防战备形势由低潮走向高潮的关键性会议。当与会领导离开会议室时，我没想到李先念同志竟绕过几个沙发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亲切地说：“小彭参谋，你真能争呀，争到了四个亿，争到了两个积极性，该满意了吧？”我连声说：“非常满意！非常满

意！如有不当，请首长批评。”先念同志笑着说：“我很喜欢彭老总的直爽，当然也喜欢你敢说话的精神。”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走后，我仍像傻子似地站在原地不动，直到同事叫我，才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回单位。

在回去的路上，同事们都在议论这次会议，说今后人防战备建设有希望了。而我却一言不发，觉得自己在会上与先念同志那样争钱很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太鲁莽了。可当我后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时，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做法，同时非常钦佩李先念同志的民主作风。

（作者系总参办公厅编研室原主任）



文艺

你有多少“自己的书”

□ 胡昌方

经常去书店买书，碰巧我的一位老同学也常光顾于此。可他捧起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却很少购买。终于，我忍不住问他：“老同学，你怎么只看不买？”没想到对方不假思索地还我一言：“老同学，你恐怕是只买不看哟！”

老同学的话，使我反思良久。说我“只买不看”，有点言过其实。然而，“买多看少”却是事实。说真的，有的书买回来，简单一翻后，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好多年。正应了一则民



谚：“离山十里，柴在家里；离山一里，柴在山里。”

据明代《泽山杂记》记载，一次，御史大夫景清借了他朋友的一本珍籍。按景清的许诺，次日朋友便来取书，哪知景清矢口否认借书一事。于是两人诉

诸官司，在公堂上，景清当即背诵全书，朋友却只知书名。于是此书判给了景清。其实，景清并非想占朋友之书。时隔不久，他又将书还给了朋友。景清的本意是想告诫朋友：有书不读，等于没有书；只有读过并读懂了的书，才真正算是“自己的书”；只有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我们才算是“书的主人”。

想到这些，自己不禁汗颜。要使“自己买的书”成为“自己的书”，真正做“书的主人”，还是要抓紧读书啊。

（作者单位：江苏泗洪县委党史委）